

倫 變

倫 變 (上)

——即周氏弑父案之始末與檢討——

故 事 部 份

一 開宗明義

諸位：編者在未寫倫變正文之前，開宗明義第一章，先得說明「吾們為什麼要編印這本小冊子？」以代敘言楔子之類，俾衆周知。原來編者同人，忝為新聞記者，而職務上又偏重於社會新聞的採訪和編輯的工作，社會新聞之在「新聞學」裏，範圍很廣；但吾們在此時此地所找的對象，比較狹小，十分之六七，是指社會中發生了一件糾紛事情，經過司法或警務機關予以訊判者而言。可是從這一類發生的社會新聞的報道，大半脫不了「姦淫盜邪作奸犯科」八個字！像這些姦淫盜邪的新聞，在上海社會不斷地產生，每天報紙上所披露的，猶僅僅佔一小部份，那正好反映着上海社會是怎樣的黑暗！所以道學先生們目親了報紙上的社會新聞版，往往要廢然長嘆！其實，凡是感覺到某種現實的腐敗陋劣，而祇不過付諸一嘆，這是消極的舉動，有什麼用？如果本着人生觀的真義，以服務為唯一的條件；那末，吾們正應該積極奮進，把這些腐敗陋劣的現象，痛痛快快地，來設法革新改善，這纔是盡了人類的天職！誰都知道：「社會」是最混統的人羣組合生存之所在，任何軍政

工商農學各界；不分富貴貧賤的階級，也不分男女老幼的性別與年齡；更不分智愚賢不肖的個性與品格；誰都跳不出這個「社會」而生存！大學一章經，說：「治國平天下者，必先齊其家；修其身。」雖然是千古不易之明訓，無奈時至末世，去古太遠，今之言齊家者，每多過於偏執在「只掃自己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」的做那自了漢態度，而忘記了國與家之間，還有一個社會存在！——至若轟傳一時空前奇聞；周氏戕父毀屍逆倫巨案的發生，其種因雖至繁且複，而被戕的周永杰，他在近年來，不僅離羣索居，孤僻性成，也忘記了社會，自絕於戚鄰，失歡於天倫；但求獨善其身，致造成此慘果！吾們倘把全案的遠因近果，細加研究，這問題決不是僅限於家庭間，而實在是一個絕大的社會問題！——所以近世紀之言治國平天下者，其基礎工作，在家庭教育之外，尤注重於社會教育！編者同人，憑藉職務上之便利，日夕出入於社會各階層中，而深深體味到：要布望上海社會減少姦淫盜邪的發生，須得改革上海社會！要復興中華民族，更得倡導全國社教！吾們又以職業上之驅使，而深深體味到：要倡導社教；革新社會；方法雖多，通俗而易使一般人士注意的，就把這社會上產生的新聞做題材，來研究改善，倒也未為不可！因為每天報紙上所載許多活的故事，最能惹起讀者發生興趣，非但讀者們，愛讀這類新聞，抑且喜歡轉輾講述。尤其是罕有奇聞，更能膾炙人口，例如：早年的過去實事，馬永貞，張文卿，凌連生，張欣生，蔣老五，閻瑞生，馬振華，黃慧如，阮玲玉等等；迄今猶傳誦於街頭巷尾之間，茶後酒餘之際，正不止哄動一時而已！但，這許多題材，事過境遷之後，只不過這樣當作社會小掌故，而為談助資料，豈不可惜？因此，吾們同人，每想遇有相當的題材發生，

隨時編印一種「社聞叢書」。事情湊巧得很！吾們方在計劃中，適遇周永杰被子所裁的奇案出現，不但類此案件，是我們有生以來未之聞也！而鞠審此案的林我朋檢察官，在他「論告」時也說：「自晉唐以來，未之有也！」如此奇案，難道沒有為之編印專書的價值嗎？筆者書至此，有人質難曰：足下上述云云，大致沒有錯處，惟有你們把這認為未之前聞的周氏戕父案，說是值得編印專書，却有些兒疑問，難道你們這冊書一出版，便能移風易俗不成？像你所舉的馬永貞以至阮玲玉等許多上海實事，既被伶人搬演於舞台，也曾被文人編印過專書，為什麼上海的社會，沒有革新呢？筆者敬答曰：諾諾，孔子自有道理，你且聽我道來！吾們在書言書，關於時事排戲，且丟開弗談，講到時事編書，並不是我輕誣人家，以往出版者，類都含有市儈心理，抱着搶火行為，剪幾段報紙上登過的新聞，連綴起來就成功一冊書，述而不作，撈一宗錢就算了！讀者看過便忘，毫無印象可言！然而吾們要編的社聞叢書，則異於是！就把這冊與讀者初會的「倫變」來說，除了吾們在發現案情及其進展至二審終結止，陸續將所探消息轉發與各報披露外，吾們還有比報紙上披露過增多倍蓰的資料保藏在腦海裏；同時又實地調查過周永杰住的省廬，訪問過看守所中的周經氏，刺探過關於經辦是案的一切人員，暨案中主角的師友親朋，把全案情節和物證等，旁徵博采，蒐羅周詳，好像蠶食桑葉般細細咀嚼個一乾二淨之後，再像繅絲織錦那般，從頭至尾，條理井然，寫將出來，其中又把編者判斷力所及者，隨時插以合理的議論！且為防止讀者中毒於惡意傾向的描寫而忽視於規勸意旨的文字，凡遇惡劣言行，力求簡單，如「戕父」行動，除周欽吉欽祥之供詞與判決書中述及外，破案以前實際加害時的舉止，絕

對略去，這便是筆者注重社教的苦心！此外，特地徵集專家發表關於是案的檢討文章多篇，以供讀者為研究的參攷！當然，社會問題是錯綜複雜的，吾們出版一冊「倫變」也不過檢討那社會中一角的一角，誠如滄海一粟，解決不了什麼！可是，吾們總希望，社聞叢書出版後，至少限度，要達到一個目的，就是：「社會」的確做了人類的課堂，報紙上「新聞」，的確做了人類的課本！讀者看過了這一本「倫變」小冊子，對於這一件裁父案的論斷，各人可以比較容易尋一句正確些的答話，來警惕世人！似乎比了擱樓浪王先生和亭子間裏爛眼皮阿嫂，在毫無目標，高談王无能活捉丁怪怪的陳跡；或任黨黨邀請陳曼麗的新聞，那種鬼話，高明得多啦！此君聽了筆者的答覆，居然認為滿意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照您所講，我也歡喜贊嘆，希望先親為快了！」閑話少說，且寫正文吧！筆者又答曰：「承情承情！不過，話又得向讀者們說回來了，從來賣瓜者總說自己的瓜是甜的，究竟好不好？還憑大家瞧！瞧得好，介紹介紹！瞧得不好，指教指教！」——民國廿九年五月十五日「倫變」編者之一員，吳門倪古蓮，寫於上海華光通訊社編輯室。

二 教徒的兒子

本書「倫變」的主角，當然是周氏一家五口，而周永杰與他的兩個兒子欽吉欽祥，尤其是主中主，其妻周經氏與大女兒欽珠，還是主中賓咧。編書的，就把周永杰的身世先向讀者們介紹吧。

周永杰的老子叫周安泰，安泰的父母，也就是永杰的祖父祖母，世居甯波江北岸；當時甯波已開闢了商埠，耶穌基督教，跟着英國牧師的傳道而帶到了這裏。甯波人是善於

開拓生活的，在外洋船上吃飯的已經很多；所以風氣開得極早，而且基督教的牧師傳道，好像是含有誘勸性的，看病不要錢，讀書不要錢，禮拜日去聽聽講道理，還有饅頭帶回來充飢；一向求神拜佛念彌陀的愚夫愚婦，燒燒香，香伙們要點燭錢，說不定和尚還得向施主化緣寫燈油，一旦看見外國人傳教，反而貼本錢給信徒們，且莫問教義教規如何，喜歡討些小便宜的貴中國同胞就容易眼紅了！住在江北岸的居民，因地利上的便宜，接近洋化，是首當其衝的。周安泰的父母，未能例外，竟由唸唸南無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的善男信女，一變而為簇新時髦，歌唱「耶穌愛我！信主得救」的基督教徒了！父業子當承，是中國人傳統觀念，周氏門中，連信教也世襲起來。周安泰因父母信基督教，他也跟着牧師，追尋上帝，牧師瞧這小羔羊很是馴順，寫了一封荐書，介紹他到湖州教會裏去担任助理傳道，於是周安泰便做了湖州的旅民，在湖州海島地方寄居下來，討老婆，養兒子，很覺順利，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，即光緒十六年，禹歷庚寅，九月廿三日，寅時，上帝所送給他的小天使，便是本書倫變中的主角周永杰出世了！永杰字雄傑，沒有兄和弟，祇有一個妹子，但是他的妹妹活到二十一歲，就被上帝召歸了！現在且說周永杰，從小時候便沉默寡言，好靜不好動，在教會學堂裏念書，中文程度平常得很，英文却有一些根底，這大概是當時教會裏，主持者西人居多，近水樓台先得月的緣故。小學畢業，升學到蘇州東吳大學的附中攻讀，附中畢業後，限于家庭經濟，就輟學了！民國初年，永杰廿四五歲的當兒，經人介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郵件部任職，那時，現為上海著名律師之余華龍先生，也在商務印書館，恰和周永杰是同事，據余律師說：周永杰在館服務時，因為脾氣很

孤僻，不大開口，非但普通同事，不和他搭訕，同在郵件部供職的，除公事上免不了有所接觸，私交上是沒有什麼往還的，所以余律師雖與周永杰同事，並不知道他的生平，但知道他當年滬寓的住址，是在閘北共和路有餘里。不久，余律師與周永杰，大家相繼脫離商務印書館，彼此更生疏了。直到後來，余華龍做了律師，周永杰為法律上事件，去拜訪過他，所以周永杰二個兒子，到南洋模範中小學去讀書，倒是請余律師做的保證人哩。

三 一個淑女

男大當娶，女大當嫁，周永杰既在商務印書館有了職業，年紀已有廿多歲，應該要定親了，恰巧周永杰的姑丈，鮑某，有人說這姓鮑的，大概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大股東，和一位在甯波海關裏做高級職員的經養田，是好朋友，經養田有一個次女，芳名經志成，溫莊賢淑，待字閨中，鮑某就看入眼中，替自己的內侄，老友的女兒，做起媒人來了。提到了這位經志成小姐，她的確是一位名門淑女，她的祖上，原籍北平，遷居上海，傳到他父親，早已做了上海人了，她的父親經養田，共生一個兒子，三個女兒，大兒子早夭，大女兒嫁給姓陳的，次女即經志成，便是現在的周經氏，三女，據周經氏說，自她嫁後，即不通音信，好像現已不在人世了！經氏的曾祖，和三妹妹，都患有精神病。經養田生性，非常固執，管教子女很嚴！周經氏的所以許配給周永杰，是她嚴父看中了女婿，強迫她從命的。周經氏，生於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一年，即光緒十七年，禹歷辛卯，正月初九日午時，曾在蔡元培先生創辦的愛國女校讀過書，品學皆優，很受到師長的獎掖，不過她對於舊禮教觀念，還是篤守不移，雖然在求學時代受了新智識的灌溉，抱過獨身主義，終於拗不過她

父親的專制手段，下嫁給周永杰了。

四 不是冤家不碰頭

俗語說得好，「不是冤家不碰頭」，講起因果報應來，據云：凡是今生做成夫妻的，都是前世的冤家，講到經志成二小姐，在她芳齡二十二歲以前，當然也有許多人來做媒人，尤其像一般專做媒人的三好婆四孀孀之類，替男家說得天花亂墜，碰着她的父親經養田秉性固執，熟讀朱子家訓，三姑六婆，向不歡迎，加以經二小姐，自己堅持獨身主義，不願談到婚嫁，所以三好婆與四孀孀終撈不到這筆媒人錢；偏偏在她廿二歲那年，她父親的老朋友鮑某，來和他的內侄周永杰做媒人，經養田便一口答應，經二小姐，雖極力反對，迫于父命難違，也只好默許，而且經養田還令他的女兒到鮑家去相親，經二小姐也曾表示不願意，她說：「男家的好歹，都由父親作主就算了，何必定要女兒去相親呢？」但是結果又迫于父命難違，只好約期勉強到鮑家去相親了，不料經二小姐初次與周永杰相見，大概就因為宿世恩少冤多，沒有像舊小說上描寫私訂終身後花園的小生和花旦，一見傾心！從經二小姐眼光裏窺見的周永杰，怒目相向，凶惡逼人！頓使經二小姐心靈上感受到其狀可怖！很不樂意！同時知道周氏家道平常，回家去，就老老實實向父親表示異議，不料經養田對他的女兒說：「一個人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，何況婚姻大事，更是三生石上，前世所定！只要你自己命運好，嫁了過去，男人自然會飛黃騰達，待你也好的，至於小官人有威武相，再好也沒有，假使男人像女人那麼溫柔忸怩，還成男子漢嗎？」經二小姐聽了她父親一大套教誨，祇得輕輕地嘆口氣，屈服於庭訓，受茶於周姓，便做了專制婚姻制

度下的犧牲者了！

五 新婚第一年

不過周永杰與經二小姐從相親到成親，其間不是一步跨到的，經二小姐廿二歲那年相了親，到她廿四歲的春天，四月某日受荼的，到秋天重陽後在一個禮拜堂裏，用基督教儀式結婚。在結婚前兩年之中，因為經二小姐是舊禮教下的女子，並沒有與未婚夫會談的機緣，僅僅乎從媒人太太即是鮑某的夫人周永杰姑母的嘴裏，最初曉得周永杰在商務印書館做中級職員，薪水有六十元一個月，下聘之後，說是每月賺五十元，經二小姐（以下統稱周經氏）聽了，倒也滿不在乎，可是成婚之後，新官人自己對新娘子說，每月只賺廿五元薪水，他每月自己拿五塊錢做另用，二十元交給娘子開伙食及一切家用。周經氏在娘家做小姐時候，幫助她的母親處理家政，是很善於安排的，女紅也做得出色，可是娘家的經濟支配上是寬裕慣的，男僕女傭，也差遣慣的，現在叫她拿二十塊錢，來支配一個新家庭的用度，實在感受窘迫了！她纔想起媒人太太所說新郎月薪數額的不符實際，不免要聯想到媒妁之言是靠不住的，當初她的父親，不信三好婆四嬌嬌這些專靠做媒人的瞎話三千，而信托了老朋友鮑姓客串媒妁的拉攏，成功了這件親事，總認為女兒不會受苦了！那裏知道客串的媒人，其目的和專做媒人的一樣是總希望玉成其事，也要說鬼話哩！在普通的理想，新婚第一夜，應該是何等風光，新婚的第一年，也是何等的甜蜜，然而周經氏則不然！她在初會周永杰時候，已存了一個其狀可怖的觀念！婚後不久又為了這月薪多寡不符，又受了一個經濟窘迫的現實苦痛和心理猜疑上的憂慮，所以，除了他倆新婚第一夜，洞房滋

味，非編書的所敢妄加揣測外，他倆新婚第一年中，夫妻愛感，便不過爾爾了！但是，拿他倆全部夫婦生活過程做一個比較，還是第一年裏，甜蜜得多，畢竟周永杰也在少年時代，又沒有經過其他情的誘惑，對於溫柔賢淑的新娘子，多少總有些魚水之歡，表示些輕憐蜜愛的。因此，周經氏受到身為「二婚頭」乃翁第三個填房的婆太太的虐待，一次二次，以至無窮次數時，周永杰竟答應妻室的要求，向父母方面聲請，搬出來組織小家庭了。

六 贈嫁娘姨

要是周永杰能夠這樣愛護妻室，中道不變，那是周經氏真個繳律極了，然而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周經氏的命運，只不過這樣經過短短的一年光景，稍微得着些丈夫的安慰，到嫁後第二年起，就走入黑暗而苦悶的途徑了！他們夫婦倆第一次開始發生齟齬而漸漸地周經氏被周永杰壓迫，是為了一個贈嫁娘姨起的，因為周永杰要把贈嫁娘姨停歇，省一些工錢和飯食，周經氏不肯停，夫婦倆便爭吵起來了！而爭吵的結果，是周永杰佔了勝利，贈嫁娘姨終被辭歇，周經氏初次被丈夫一克服，此後周永杰就拿周經氏當「好吃果子」了。

七 泰山之力

這時，周永杰廿七歲了，商務印書館業已解職，不得不向親戚朋友們要求介紹介紹生意經。恰好他的丈人經養田，生性固執，與乃壻略同，所以丈人看女婿，非但不惹氣，反而很歡喜！聽說愛壻失業，就用一紙八行書，荐周永杰到淞滬鐵路上去做職員了，周永杰真個泰山有靠，在鐵路上做了二三載，到三十歲這一年又被經養田拖進兜安氏西藥公司，担任了個外埠推銷員，職位雖然不高，但是開始了周永杰在藥業中飛黃騰達的發祥機緣，

從此，他的事業上就一帆風順了！

八 有 意 想 不 到 之 效 力

距今十七年前，正是海上商界聞人黃公楚九一生事業，興旺到最高潮的時代！他所創辦的大世界；日夜交易所；日夜銀行；福昌；九星煙草公司；九星影戲院；黃九芝堂國藥號；黃隆泰茶葉號；黃楚九醫院等等，都有相當的聲譽與成績，而他的老本行西藥業，著名老店，中西大藥房，中法大藥房，既開上海西藥業先河，而其新創九福公司發行百齡機藥片，「有 意 想 不 到 之 效 力」的廣告，深入民間，印象到每個婦孺的腦海裏，因此促進國人注重利用廣告來推銷商品的風氣，也有 意 想 不 到 之 效 力。在那時，靠黃公楚九的事業吃飯的人，正不知有幾萬幾千！具有特長可取的人才，也給黃公提拔了許多！周永杰因為做了兜安氏西藥公司推銷員，常常要到中西中法等藥房去走動，就認識了黃公楚九，周永杰穿了很清潔的衣履！具有很嚴肅的禮貌，就被黃公賞識了！問永杰道：「你在兜安氏進益如何？」永杰說：「有限得很！勉強可以開銷家用。」「假使荐你到外埠去做事，你高興嗎？」「我做跑街，本來到東到西沒有一定的，天涯地角，都去得！」「我派你到奉天瀋陽做中法藥房的經理，同時在那裏，再籌設九福分公司，你意下如何？」「承蒙黃老闍提拔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再好也沒有。」黃公與周永杰在幾句簡單的問答下，周永杰就榮任之喜選吉北上了！一到瀋陽，中法分號各種出品與九福公司百靈机的營業，加倍暢旺，大得黃公歡心！月薪年酬，逐有增加。周永杰個人私財，便一天富有一天，其發財的速度，也大有 意 想 不 到 之 效 力！據一位曾在黃公楚九手下紅極一時的某廣告師，告訴過編書的，說

周永杰當時在奉天能夠有好幾萬家產，決不是單靠些薪水紅利，可以積蓄得起的，一定是利用他業務上的便利，帶做過一種容易發財得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的生意經，纔能致此！但又據編者訪問周永杰的姑母王太太時，承她告訴：「永杰平素循規蹈矩，自奉甚儉，譬如在兜安氏做跑街，照例可以領取坐二等火車，吃西餐的公費，他却坐坐三等車，上上小飯店，甯可把省下來的錢，顧慮到家用的，所以永杰賺幾個錢不是輕易積成的，」王太太這幾句話，也很有相信的價值，所謂勤能致富，也許周永杰是一個眼前實證哪！

九 白衣觀世音

一個人愈是窮困，而能努力奮鬥者，必能鍛鍊他的心志與體魄，成功所謂「窮健」的，要是一旦境遇漸佳，居移氣；養移體，反而要時常生病了！周永杰在奉天身兼兩職，自己又帶做些買賣：進益既豐，起居比較闊綽了些，貴體也會得時感不適了！有一次，他覺得神經方面，不大清楚，遵當地醫師之囑，到某醫院去休養休養，住的是頭等房間，院長因為他是藥房經理，醫藥兩界，應該連絡，特地派了二位很能幹的看護宋小姐和蔣小姐，常川值班駐守，待奉湯藥。周永杰犯的並不是重病險症，眼前住在最合衛生條件窗明几淨的病房裏，已感覺到精神上愉快得多，加上有了一雙全身穿着雪白制服的看護，輪流在旁伏侍，而看護的一舉一動，本來是以迎合病家心理，安慰病家精神，做服務信條的，至於宋蔣二看護，姓蔣的尤生得容貌佚麗，體態輕盈，惹人愛憐，有一天黃昏夜景，月上柳梢，周永杰怕見燈光，恰逢蔣小姐輪值，就叫她熄了電炬。月光映入窗框內，月影之下，疏疏散散，拂着幾枝柳條影兒，蔣小姐坐在沿窗的椅子上，一隻左手，支着粉頰，周永杰朝

外床躺着，目親月光下的美人，比白天分外生色，窗外微風起處，吹動了柳條，一幌一幌，這柳影便在蔣小姐的粉面上，一拂一拂，那時蔣小姐雖兀然不動，但在周永杰目光中窺去，彷彿蔣小姐在領首微語，其實蔣小姐並無所動作，那個原理，只像月亮兒在天空，被薄薄的淡雲在月下飛過，好像月亮兒在移動着一樣的意思。周永杰瞧着這富有詩意而是實質的月影美人圖，使他四肢百骸都鬆快起來！情不自禁地用英語喊道：

How Marvelous it is! With a Charming Blonde Maiden washed under such a Beautiful Moonlight!

蔣小姐是大連人，大連離瀋陽，雖不很遠，但自從她在這醫院担任看護以來，已有二年多沒有返過大連故里，此刻坐於異鄉的月色下，正在默念唐詩上「舉首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而想起她故鄉的一切，絲毫沒有注意到她被看護的周永杰是醒是睡，而且要留神的話，從月光中望到暗處，也看不清晰的，突然聽見周永杰喊出一句英語，倒嚇了一跳！定一定神，覺得周永杰說的什麼？雖沒有聽清楚，大概總是贊嘆她的，「唉！」蔣小姐在喉嚨裏打一個轉，而她的心頭腦海中，非常快速的又付着：「這是病家無聊中的妄想，我行業落在其中，只好被病家去任意玩弄吧，不能當真的；非但做看護的不能因病家侮辱自己而發怒，並且還要順着他的意想加以安慰呢！不錯，看護是被世人奉稱為白衣觀世音的，我既在穿着白制服執行我這看護業務的當兒，應該拿吾佛慈悲，但知利人不惜損己的方法，來對付病家的呀！」蔣小姐一邊想，一邊立起身子，把電炬開亮了，輕輕移步到病床前，向周永杰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呵！周先生，你睡得穩嗎？怎麼在夢囈呀？」蔣小姐

！我……我沒有……」周永杰見電燈一亮，蔣小姐竟走過來說他在夢囈！頓時感到在這強烈光明境界之下，蔣小姐又是用了諷刺的語調來質問他，使他難以為情，絕對沒有胆量，再伸說一句「吾愛蔣小姐」的心事，並聲明不是在講夢話，無辦法中，只可這樣吞吞吐吐，回答了半句就算了。蔣小姐看一看手表，已到再度服藥的鐘點，就在裝有自來龍頭的磁盆裏，洗手之後，拿掉上置好的一個小瓶裏的三溴片，倒了二粒在湯匙中，又從床前夜壺箱上的熱水瓶裏篩了半杯開水，和了半杯沙濾水，送到床前，「周先生！請你吞了這藥片，早些安睡吧！」周永杰坐起半個身子，正想接她的湯匙，吞藥，蔣小姐先拿右手所持的玻璃杯，湊到他嘴唇邊，問道：「周先生，請你先嘗一嘗這杯水的溫度可正好？要會太冷或太熱？我可以代你重行拚得正好。」

一〇 拚得正好

周永杰真個先試飲一口，笑道：「不冷也不熱，哈哈！好個拚得正好！」向來很拘泥的周永杰，今夜竟換了一個人了！也會言語裏嵌着骨頭！但是蔣小姐沒有聽出拚與妍的音同而字異。反而笑嘻嘻地回答道：「不！因為溫度的適口，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感覺，即使同屬一個人，平時因天時寒暖上感覺不同，康健時與害病時，因體溫熱度的高低上，更有顯著的不同，所以佛經上說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現在這杯水，恰巧配你胃口，也是偶合罷了！那末吞藥片吧！」說着，把左手所執端着藥片的湯匙，湊近周永杰嘴邊，讓她含到嘴裏，再把右手的玻璃杯，送到嘴邊，讓他谷哆谷哆呷了幾口水，吞了下去，纔回身擺好了杯子湯匙，再轉過身來，說：「周先生睡吧！」

一一 又滑又膩

周永杰道：「好的，睡吧！」同時他把身子躺平下去，蔣小姐就把被頭角拉一拉好，不料正拉被角時，周永杰朝床外翻一個身，床裏被角，被他身子帶向外邊一鬆，蔣小姐要緊把這被角朝裏拉，因為她的身子和床沿距離太遠，手上朝裏用的力量太快太重，懸臂之間，又用不出力，反而自己整個身子向床上一衝，她的右臂，正向着周永杰的面上一擦，壓將下去，周永杰先後感着蔣小姐的右臂與他的鼻尖和面頰磨擦接觸，雖然蔣小姐像閃電般的連忙把左手一撐，支持着身子站起來，而周永杰的觸覺上，已感應到蔣小姐的玉臂，是又滑又膩，而嗅覺上又感應到蔣小姐的玉肌，是具有一種甜迷迷香氣！這時周永杰的心神，好像在動蕩起來，不知道自己的身子空洞洞已掉在那裏？蔣小姐也覺得有一種認為做事鹵莽而含羞了！她退過去在窗口的原椅子上坐下去，瞧見周永杰的兩隻眼睛，死釘住了她，霎也不霎！蔣小姐被他看得太那個了，又說道：「周先生，睡吧！」

一二 興奮到了沸點

然而這時周永杰，彷彿是狸貓見了老鼠，對於蔣小姐，躍躍欲試，非得而甘心不可！隨口答道：「是的：：但是，我睡不着咧！：：蔣小姐，您方才給我吞的什麼藥呀？」周先生，方才給你吞的叫做三溴片，是很和平的鎮定腦神經藥劑，我勸你要遵照院長的囑咐，在養病時期內，什麼事件都不要思忖，纔容易恢復腦神經的康健！尤其夜間更得靜靜地早些入睡……」周永杰不等蔣小姐說完，插着接口：「是的！不過，不過我今夜覺得很痛快，好像我自出娘胎到今天，沒有過今夜這樣的心頭痛快！啊！蔣小姐！你可知道，這

是什麼原因？」「這，這個，也許是你神經上有些什麼反刺激的演映，而萌的一種病態吧？」「呵！這話，我可不想信，我很信任這裏醫院，我住了進來，精神上一天天在愉快健康，怎說是另有一種病態萌芽呢？」「是的，也許是的，……」「呵！我想着了！我實在怕見燈光，請你還是再開了電燈吧！」蔣小姐立起身來，把電燈機鈕開了。房裏並不黑暗，月光照入室中，比方才更明了！周永杰翻了一個身，又坐了起來，像要自己去拿夜壺箱上的熱水瓶，蔣小姐覷狀，一步搶前，代他倒了半杯熱水，正想走去和冷的沙濾水，周永杰喊道「不要冷的，快拿來吧！」蔣小姐返身，把左手托的茶杯，遞到他嘴唇邊，周永杰却不喝水，故意操着蘇州白問他：「阿是開水？」蔣小姐道「是的」，周永杰得意忘形地把身子向前一衝！嘴裏發出顫抖抖的聲浪，說：「我現在興奮到了沸點了！蔣小姐！我要……！」說時遲：那時快，周永杰的右手，已把蔣小姐拿茶杯的左手，死勁一把拉向懷裏去，半杯開水已潑在被褥上，蔣小姐胸前制服上，也沾濕了些！蔣小姐在毫無預防之下，兩腿竟站不住，頭部和上身，就向左傾側在床上，而與周永杰的上身，祇相離半尺許，周永杰正好俯首下去，插白道「先給我一個……吧！」蔣小姐極力掙脫，比較高一些的聲浪喊道：「呀！周先生真有病嗎？我去請院長來！」「我：我的病，祇有德密司蔣纔醫得好呀……」

一三 危急之秋

周永杰的病房裏面，正在演到千鈞一髮危急關頭，房門外面忽地有人在旋轉門柄，並且喊着：「蔣小姐，王醫師來電話，叫你聽呢！」周永杰聞聲吃驚，手勁一鬆，蔣小姐掙

扎脫身，奔到門口，將要開口，忽又立住，嘴裏答應着，「來了！」手忙腳亂！撩撩頭髮；整整衣襟，纔開門而去，這時周永杰好像捫頭給人澆了一杓冷水，方才興奮到了沸點的熱情，頓時降到零點：深深吁一口氣，低低喊一聲完了！玉山傾頽，廢然而臥！可是依然睡不着，偶望月色，覺得暗淡無光！再也沒有欣賞的價值了！索興下了床，實行「閉戶推出窗前月」，把電燈開亮了，重行上床！但又覺得不穩，還是起床，在房內大踱其方步！直到他踱得兩足無力，方始懶洋洋再爬上床去，摒除雜念，漸入夢鄉。

一四 小冤家

編書的寫到這裏，且把周永杰擱在醫院裏，讓他去和蔣小姐成熟戀愛而達到同居的目的，現在要講那留居在上海的周經氏了。當周永杰沒有到奉天以前的近幾年來，已生育過一個女兒，名叫欽珠，小名叫大媛，二個兒子，大的叫欽吉，小名二男，小的叫欽祥，小名叫阿男，二男與阿男之間，有一個三男，到七個月時就夭亡了，周永杰初去時，常常有家書寄來，每月匯一些家用，周經氏在家撫養兒女，倒也安恬。因為丈夫在家，見了女兒們大哭小喊，就要發脾氣，見了兒女們拉屎拉尿，就要罵山門，周經氏是喜歡小因的，瞧見丈夫這般不愛憐兒女，總要勸導丈夫：「養男養女，是不容易的，吾們有了幾個小孩子，你偏偏不喜歡，被你嚇壞了他們，有個三長兩短，怎麼辦呢？」周永杰聽了，老是惡狠狠的回答道：「這些小冤家要他們什麼用處？」所以夫妻倆時常為了兒女們吵嘴，尤其是周經氏頭胎生了欽珠，要雇用奶媽，周永杰不許用，曾經大大的吵過幾次！照迷信來講，周永杰與兒女們從生出來就立在敵對地位的，大概這是前世事吧？現在周經氏帶着兒女